

影印版

丰子恺漫画集

1

丰子恺画
吴浩然编

海豚出版社

子恺漫画

1925年
文学周报社版



影印版

丰子恺漫画集

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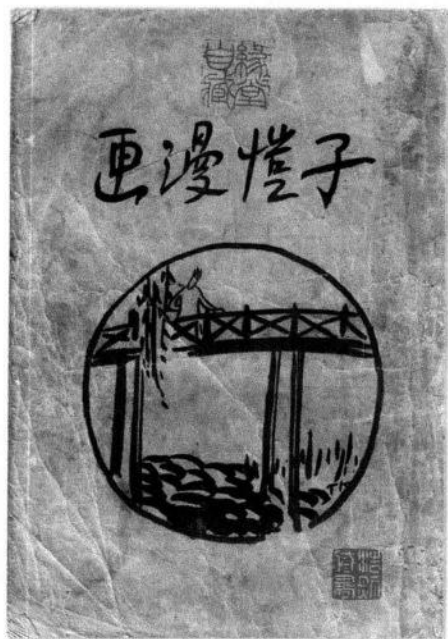
丰子恺画

吴浩然编

海豚出版社

子恺漫画

1925年
文学周报社版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子恺漫画 / 丰子恺著. -- 北京: 海豚出版社,
2013.10
(影印版丰子恺漫画集)
ISBN 978-7-5110-1514-3
I. ①子… II. ①丰… III. ①漫画-作品集-中国-
现代 IV. ①J228.2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23478号

书 名: 子恺漫画
作 者: 丰子恺
编 者: 吴浩然

总 策 划: 俞晓群
丛书策划: 李忠孝 梅 杰
责任编辑: 梅 杰 边海玲 房 蓉
美术编辑: 吴光前
责任印制: 于浩杰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出 版: 海豚出版社
网 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地 址: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
邮 编: 100037
电 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
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传 真: 010-68998879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20开
印 张: 6.3
字 数: 126千字
版 次: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1514-3
定 价: 2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我的漫画

丰子恺

人都说我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，这话半是半非。我小时候，《太平洋画报》上发表陈师曾的小幅简笔画《落日放船好》、《独树老夫家》等，寥寥数笔，余趣无穷，给我很深的印象。我认为这真是中国漫画的始源。不过那时候不用漫画的名称。所以世人不知“师曾漫画”，而只知“子恺漫画”。“漫画”二字，的确是在我的书上开始用起的。但也不是我自称，却是别人代定的。约在民国十二年（1923年）左右，上海一班友人办《文学周报》。我正在家里描那种小画，乘兴落笔，俄顷成章，就贴在壁上，自己欣赏。一旦被编者看见，就被拿去制版，逐期刊登在《文学周报》上，编者代为定名曰：“子恺漫画。”以后我作品源源而来，结集成册，交开明书店出版，

就仿印象派画家的办法（印象派这名称原是他人讥评的称呼，画家就承认了），沿用了别人代定的名称。所以我不能承认自己是中国漫画的创始者，我只承认漫画二字是在我的画上开始用起的。

其实，我的画究竟是不是“漫画”，还是一个问题。因为这二字在中国向从来没有。日本人始用汉文“漫画”二字。日本人所谓“漫画”，定义如何，也没有确说。但据我知道，日本的“漫画”乃兼指中国的急就画、即兴画，及西洋的卡通画的。

但中国的急就、即兴之作，比西洋的卡通趣味大异。前者富有笔情墨趣，后者注重讽刺滑稽。前者只有寥寥数笔，后者常有用钢笔细描的。所以在东洋，“漫画”二字的定义很难下。但这也无用考据。

总之，漫画二字，望文生义：漫，随意也。凡随意写出的画，都不妨称为漫画，因为我作漫画，感觉同写随笔一样。不过或用线条，或用文字，表现工具不同而已。

我作漫画断断续续至今已有二十多年了。今日回顾这二十多年的历史，自己觉得，约略可分为四个时期：第一是描写古诗句时代；第二是描写儿童相的时代；第三是描写社会相的时代；第四是描写自然相的时代。但又交互错综，不能判然划界，只是我的漫画中含有这四种相的表现而已。

我从小喜读诗词，只是读而不作。我觉得古人的诗词，全篇都可爱的极少。我所爱的，往往只是一篇中的一段，甚至一句。这一句我讽咏之不足，往往把它译作小事，粘在座右，随时欣赏。有时眼前会现出一个幻象来，若隐若现，

如有如无。立刻提起笔来写，只写得一个概略，那幻象已经消失。我看看纸上，只有寥寥数笔的轮廓，眉目都不全，但是颇能代表那个幻象，不要求加详了。有一次我偶然再提起笔加详描写，结果变成和那幻象全异的一种现象，竟糟蹋了那张画。恍忆古人之言，“意到笔不到”，真非欺人之谈。作画意在笔先，只要意到，笔不妨不到；非但笔不妨不到，有时笔到了反而累赘。有的人看了我的画，惊骇地叫道：“噫，这人只有一个嘴巴，没有眼睛鼻头！”“噫，这人的四根手指粘成一块的！”甚至有更细心的人说：“眼镜玻璃后面怎么不见眼睛？”对于他们，我实在无法解嘲，只得置之不理。管自读诗读词，捕捉幻象，描写我的“漫画”。《无言独上西楼》、《几人相忆在江楼》、《人散后，一钩新月天如水》





等便是我那时的作品。初作《无言独上西楼》，发表在《文学周报》上时，有一人批评道：“这人是李后主，应该穿古装，你怎么画成穿大褂的现代人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不是作历史画，也不是为李后主词作插图，我是描写读李词后所得的体感。我是现代人，我的体感当然作现代相。”这才足证李词是千古不朽之作，而我的欣赏是被动的创作。

我作漫画由被动的创作而进于自动的创作，最初是描写家里的儿童生活相。我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，尤其是那时，我初尝世味，看见了当时社会里的虚伪骄矜之状，觉得成人大都已失本性，只有儿童天真烂漫，人格完整，这才是真正的“人”。于是变成了儿童崇拜者，在随笔中、漫画中，处处赞扬儿童。现

在回忆当时的意识，这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恶劣。这些画我今日看时，一腔热血，还能沸腾起来，忘记了老之将至。这就是《办公室》，《阿宝两只脚，凳子四只脚》，《弟弟新官人，姝姝新娘子》，《小母亲》，《爸爸回来了》等作品。这些画的模特儿——阿宝、瞻瞻、软软——现在都已变成大学生，我也垂垂老矣。然而老的是身体，灵魂永远不老。最近我重展这些画册的时候，仿佛觉得年光倒流，返老还童，从前的憧憬，依然活跃在我的心中了。

后来我的画笔又改方向，从正面描写成人社会的现状了。我住在红尘万丈的上海，看见无数屋脊中浮出一只纸鸢来，恍悟春到人间，就作《都会之春》；看见楼窗里挂下一只篮来，就作《买粽

子》；看见工厂职员散工归家，就作《星期六之夜》；看见白渡桥边白相人调笑苏州卖花女，就作《卖花声》……我住在杭州及故乡石门湾，看见市民的日常生活，就作《市井小景》、《邻人之爱》、《挑荠菜》……我客居乡村，就作《话桑麻》、《云霓》、《柳荫》……这些画中的情景，多少美观！这些人的生活，多少幸福！这几乎同儿童生活一样的美丽。我明知道这是成人社会的光明的一面。还有残酷、悲惨、丑恶的黑暗的一面，我的笔不忍描写，一时竟把它们抹杀了。

后来我的笔终于描写了。我想，佛菩萨的说法，有“显正”和“斥妄”两途。西谚曰：“漫画以笑语叱咤人间。”我为何专写光明方面的美景，而不写黑暗方面的丑态呢？于是我就当面细看社会上的苦痛相、悲惨相、丑恶相、残酷相，

而为它们写照。《颁白者》、《都市奇观》、《邻人》、《鬻儿》、《某父子》，以及写古诗的《瓜车翻覆》、《大鱼啖小鱼》等，便是当时的所作。后来的《仓皇》、《战后》、《警报解除后》、《轰炸》等，也是这类的作品。

有时我看看这些作品，觉得触目惊心。恍悟“斥妄”之道，不宜多用，多用了感觉麻木，反而失效。于是我想，艺术毕竟是美的，人生毕竟是崇高的，自然毕竟是伟大的。我这些辛酸凄楚的作品，其实不是正常艺术，而是临时的权变。古人说：“恶岁诗人无好语。”我现在正是恶岁画家；但我的眼也应该从恶岁转入永劫，我的笔也不妨从人生转向自然，寻求更深刻的画材。我忽然注意到破墙的砖缝里钻出来的一根小草，作了一幅《生机》。这幅画真正没有几





笔，然而自己觉得比以前所作的数千百幅精工得多，以后就用同样的笔调，作出《春草》、《战场之春》、《抛核处》等画。有一天到友人家里，看见案上供着一个炮弹壳，壳内插着红莲花，归来又作了一幅《炮弹作花瓶，世界永和平》。有一天在汉口看见一枝截去了半段的大树正在抽芽，回来又作了一幅《大树被斩伐》。《护生画集》中所载《遇赦》、《悠然而逝》、《蝴蝶来仪》等，都是这一类的作品，直到现在，我还时时描写这一类的作品。我自己觉得真像沉郁的诗人。诗人作诗喜沉郁。“沉郁者，意在笔先，神在言外。写怨夫思妇之怀，写孽子孤臣之感。凡交情之冷淡，身世之飘零，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；而发之又须若隐若现，欲露不露。反覆缠绵，

终不许一语道破。”（陈亦峰语）此言先得我心。

古人说：“行年五十，方知四十九年之非。”我在漫画写作上，也有今是昨非之感，以后如何变化，要看我的心情如何而定了。

一九四七年十二月



子愷漫画



命友唐虞道

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在
苏州

浩然 贈

畫
一
吟
十一月廿日

子
愷
漫
畫

文學週報社叢書之一



序

中國現代的畫家與他們的作品，能引動我的注意的很少，所以我不常去看什麼展覽會，在我的好友中，畫家也只寥寥的幾個。近一年來，子愷和他的漫畫，却使我感到深摯的興趣。我先與子愷的作品認識，以後才認識他自己。第一次的見面，是在我們的七月上。他的一幅漫畫「人散後，一鈎新月天如水，」立刻引起我的注意。雖然是疏朗的幾筆墨痕，畫着一道捲上的蘆簾，一個放在廳邊的小桌，桌上是一把壺，幾個杯，天上是一鈎新月，我的情思却被他帶到一個詩的仙境，我的心上感到一種說不出的美感，這時所得的印象，較之我讀那首千秋歲（謝無逸作，詠夏景）為尤深，實在的，子愷不惟複寫那首古詞的情調而已，直已把他化成一幅更足迷人的仙境圖了。從那時起，我記下了「子

愷」的名字。佩弦到白馬湖去，我會向他問起子愷的消息。後來，子愷到了上海，恰好文學週報裏要用插圖，我便想到子愷的漫畫，請愈之去要了幾幅來。隔了幾時，又去要了幾幅來。如此的要了好幾次。這些漫畫，沒有一幅不使我生一種新鮮的趣味。我嘗把他們放在一處展開，竟能暫忘了現實的苦悶生活。有一次，在許多的富於詩意的漫畫中，他附了一幅『買粽子』。這幅上海生活的斷片的寫真，又使我驚駭於子愷的寫實手段的高超。我既已屢屢與子愷的作品相見，便常與愈之說，想和子愷他自己談談。有一天，他果然來了。他的面貌清秀而懇摯，他的態度很謙恭，却不會說什麼客套話，常常訥訥的，言若不能出諸口。我問他一句，他才樸實的答一句。這使我想起四年前與聖陶初相見的情景。我自覺爲他所征服，正如四年前爲聖陶所征服一樣。我們雖沒有談很多的話，然我相信，我們都已深切的互相認識了。隔了幾天，我寫信給他道：

『你的漫畫，我們都極喜歡，可以出一個集子麼？』他回道：『我這裏還有許多，請你來選擇一下。』一個星期日，我便和聖陶愈之他們同到江灣立達學園去看畫。他把他的漫畫一幅幅立在玻璃窗格上，窗格上放滿了，桌上還有好些。我們看了這一幅又看了那一幅，震駭他的表現的諧美，與情調的複雜，正如一個貧窶的孩子，進了一家無所不有的玩具店，只覺得目眩五色，什麼都是好的。我道：『子愷，我沒有選擇的能力，你自己選給我罷。』他道：『可以，有不好的，你再揀出罷。』這時，學園裏的許多同事與學生都跑進來看。這個小小的展覽會裏，充滿了親切，喜悅與滿足的空氣。我不曾見過比這個更有趣的一個展覽會。當我坐火車回家時，手裏執着一大捆的子愷的漫畫，心裡感着一種新鮮的如占領了一塊新地般的愉悅。回家後，細細把子愷的畫再看幾次，又與聖陶雁冰同看，覺得實在沒有什麼可棄的東西，結果只除去了我們以為不

序 鄭

大好的三幅——其中還有一幅是子愷自己說要不得的——其餘的都刊載在這個集子裡，排列的次序，也是照子愷自己所定的。

十一月九日 鄭振鐸

序

新近因了某種因緣，和方外友弘一和尚（在家時姓李，字叔同。）聚居了好幾日，和尚未出家時，曾是國內藝術界的先輩，披髮以後，專心念佛，見人也但勸念佛，不消說，藝術上的話是不談起了的。可是我在這幾日的觀察中，却深深地受到了藝術的刺激。

他這次從溫州來甯波，原豫備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華山去的。因為江浙開戰，交通有阻，就在甯波暫止，掛搭於七塔寺。我得知就去望他。雲水堂中住着四五十個遊方僧，鋪有兩層，是統館式的。他住在下層，見了我笑容招呼，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，說：

『到甯波三日了。前兩日是住某某旅館（小旅館）裏的。』

『那家旅館不十分清爽罷。』我說。

『很好！臭蟲也不多，不過兩三隻。主人非常待我客氣呢！』

他又和我說了些在輪船統艙中茶房怎樣待他和善，在此地掛搭怎樣舒服等等的話。

我惘然了。繼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馬湖去小住幾日，他初說再看機會，及我堅請，他也就忻然答應。

行李很是簡單，鋪蓋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。到了白馬湖後，在春社裏替他打掃了房間，他就自己打開鋪蓋，先把那粉破的席子丁寧珍重地鋪在床上，攤開了被，再把衣服捲了幾件作枕。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邊洗面去。

『這手巾太破了，替你換一條好嗎？』我忍不住了。